

经典悬疑推理系列

马扎尔·维纳斯

【澳】琳恩·汉弥尔顿/著 王艳红/译

THE MAGYAR VENUS

于维纳斯雕像真伪的绝对论断历经2500年，是否天荒地老……

侦探、悬疑、推理于一体的全球畅销小说
古专家讲述充满异国情调的惊险之旅
代谋杀与古老传说交相呼应的完美展现
不出户享受冒险刺激的最佳选择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THE MAGYAR VENUS

马扎尔·维纳斯

THE MAGYAR VENUS

【澳】琳恩·汉弥尔顿/著 王艳红/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京权图字:01-2008-4232

© Copyright 2008 THE MAGYAR VENUS 2008 由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马扎尔维纳斯/(澳)汉弥尔顿著;王艳红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08. 9

ISBN 978-7-80228-920-8

I. 马… II. ①汉…②王…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8243 号

马扎尔维纳斯

出版策划: 贝塔斯曼

作 者: (澳)琳恩·汉弥尔顿

译 者: 王艳红

出版统筹: 陈黎明

责任编辑: 雷燕青 熊文霞

装帧设计: 精典博维

内文排版: 楠竹文化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68995424 (010)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68995968 (010)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10)68996306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920-8

定 价: 29.8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言

1900年3月3日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去旅行。说实话,我对前途感觉一片茫然。对于我来说,假如要换个环境,我看不出有什么难以跨越的障碍。高尔顿先生列举的那些先决条件——健康、冒险的渴望、适度的财力,老于世故的旅行者认为不可行的明确目标——前两条我是绰绰有余的。至于最后一条,我相信很多认识我的人会觉得我疯了,那些已经有过冒险经历的人会认为我所坚持要做的没有任何价值。我确实没有适度的财力,但是我有一笔不算太多的积蓄,而且,高尔顿先生也说过,有些人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旅行而闻名的。也许事实会是那样的,这是我的目标,我要找出自然历史的证物,也许可以从中获利,填补我资金不足的空缺。

在准备期间,我阅读了高尔顿先生那本最伟大的书,事实上,三年前,我还去参加了他举办的一次演讲活动。不巧的是,那次演讲的主题不是给旅行者的建议,而是他称之为优生学的理论,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们不可否认他赋予自己信仰的热情,但是在我本人看来,我觉得他将婚姻限制在生理和心理健康的人群中间的理论是对达尔文先生和查尔斯伯爵学术的曲解,他们两人的理论我都进行过系统的学习。对于达尔文先生列举证据支持他的理论的文章,我仔细地阅读过,正好可以鼓励我提出反对意见。高尔顿先生的观点,在我看来,好像没有进行严格的、甚至最基本的观察研究,便贸然做出定论。我自己观察过一些不幸的人们,他们虽然患有疾病,但生下的孩子是健康

的,精神病并不是代代遗传的。也许我对高尔顿先生最后的那条质疑是唐突冒犯的,但是我坚信精神病人的后代并不一定遗传上这种病。

正如可能发生的意外那样,高尔顿先生对旅行的建议,好像应该引起我更多的留意。他也许去过,也许没有去过某些最不友好的地方旅行。距离出发的行程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我到高街上的商店细心地挑选旅行的行头,还按照高尔顿先生的经验指导买了一件法兰绒棉衣。但说到我还需要带点什么,心里却没有一点底。茶叶和干粮,当然是要带的,还要带上一把手枪、小刀、纸和笔、治疗头疼发热的药品、结实的靴子,还有我学习用的一些用具——一台可以在恶劣的天气中使用的电脑和几本素描书。多么希望对我将要造访的地形多一些了解。

对于我将会有什么发现,我甚至连一点点保证都没有。第一个月我先去伦敦,然后再向欧洲大陆进发。看到高尔顿先生写的野蛮人很少谋杀外来者,我感觉舒服了很多。

第一章

9月5日

当有人告诉我要远离麻烦漩涡时,我从来无法准确地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我所确切懂得的就是,不管他们的本意如何,恰巧看到欧洲最古老的寿星之一被人藏在床底下,便注定无法逃脱干系,即使假设他已经死去 25,000 年,我也逃脱不了因为致命的一击将他杀死而被起诉的罪责。

然而,我沉迷于现时代的精神漩涡之中,却又不肯潜心钻研于它,险些葬送掉自己的小命。每当处于刺目灯光的威逼利诱之下,我都把自己的临场表现看成严肃的自我测验,这是我最不经常做、也无法坚持长久的事情。如果我能稍微注意一下不良征兆的话,这一连串的不幸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很显然每个人都学会了谨慎,偏偏只有我一个马大哈,所以便总要与灾难为邻。与灾难频仍的热闹相反的是,我挣扎在精神疲惫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连最基本的生存本能也被思想的混沌蒙昧和意志力的缺乏蹂躏得索然无味。一句话,我就是个

循规蹈矩的俗人。

我的朋友当然也有同感,即使我不准备承认自己的心理状态也不妨碍他们这样认为,至少在我并不矜持噤嘴的时候,我不想承认,当然我不会大声地叫出来表示反对。

“你和罗布闹崩了,我知道你会为此感到郁闷难受。”我的好友莫伊拉·梅勒试探地说道。

“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说,“那样最好,你知道的,好聚好散,真的很平静。”

“很好,”莫伊拉说道,“他看起来有点沮丧。我担心你也会因此垂头丧气。”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从我们的恋爱中得到彼此真正想要的东西。也许我就是那些只有独身才更快乐一点的人群中的一员。你还没有同他谈过,是吗?”我疑虑满腹地问道。

“他的确打过电话,”莫伊拉老实地回答我说。“而且我也确实跟他通了话,但只说了一小会儿,你应该理解。我觉得他是想让我好好跟你谈谈,回去和他重归于好。我告诉他我可不敢做那样的事情。”

“谢谢你。”我说。我认真地看着她,还有什么比她的这些话语更重要的吗?她脸上的表情是热心柔和的。

“什么时候想和我谈心都欢迎,”她调皮地说,“我随时恭候。”

“谢谢,但我很好。”我说。

“好的,”她假装随意地说,“怎么着都行。顺便提一下,这个星期,你哪天晚上有空,我正考虑把客厅改头换面,想听听你的建议。我手头有些彩色的布样,如果你肯帮我挑选,我将十分感激。事成之后,我们或许可以出去喝杯咖啡、吃顿晚饭。”

“你不是六个月之前刚刚重新装饰过吗?已经够奢华的了!”

“哦，是呀！但客厅是我从来就没有真正满意过的地方，你是了解我的，总想做回自己。如果你能来，就太棒了。”

“好吧。”我只好说。莫伊拉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我知道她是好心想逗我开心，但我真的希望她能不来搀和。

“我想你一定十分想念珍妮芙，是吗，劳拉？”我的邻居亚历克斯·斯图尔特关切地问我。

“我保证一旦我见到她父亲就马上过去看她。”我回答他说。

“你会吗？”他说，“我听到这些真的很高兴。我在想你星期天是否有时间帮我整理一下花园？有你帮忙，我就可以移栽一株玫瑰。”

“当然可以，”我说，“很乐意效劳。”天哪！又来一个，我痛苦地想。

我无法从朋友那里得到慰藉时，就让自己沉醉于工作之中。每当情绪低落时，这种办法屡试屡爽。即使在古董店我也会拽上我的前夫，克里夫·斯恩，虽然通常和生意无关。狄塞尔，古董店的警卫猫咪，平时总是躲得远远的，这种时候只要我一坐下来，便不分时地场合地跳到我的膝盖上，在我还不曾坐下来的时候，就在我的两腿之间穿过来绕过去的，展示它的千媚百态。

克里夫是我唯一不期望会同情我的一个人。“你和罗布分手这件事，让你变得执拗固执、暴躁乖张，劳拉。”克里夫如是对我说。

“谢谢你，克里夫。”我说着，便被他这缺少温情的话语鼓舞得欢欣雀跃起来。“当然了，你从来都是幸福甜蜜、光明磊落的。”

“那是因为我懂得休养生息，”克里夫得意地说，“你真该好好地出去度假。现在你是自由之身了，可以到加勒比海的单身贵族俱乐部尽情地狂欢一番呀！那里有阳光、沙滩，还有毫无负担的鱼水之欢。对你现在的状态，疗效十分显著。那些轻松惬意的时刻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些疗效显著的聚会在你和我结婚之后依然起着非凡的治疗作用,对不对?”我尖刻地挖苦道。

“看来你的执拗乖张症状是每况愈下了,已经达到明火执仗的地步。”他的嘴巴还是那样刻薄,“现在你还有其它要去干的正事吗?”

“我想我应该到莫斯沃斯 & 科克斯古董店的预期拍卖会上看看,但也许不会发现我感兴趣的东西,而且,即使有我感兴趣的,价钱也一定高得离谱。”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的人生观太消极了。”克里夫不耐烦地说,“你只管去就行了嘛!还有,”他把我叫住,“我可没有像你认为的那样,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只是在临近结束的时候有点忙。”

“你就像查尔斯王子一样正确无误,”我讽刺地说,“总是尽力维护卡米拉可爱的样子。^①”

“拍卖会?”他假装毫不在乎,对我的评论置若罔闻。

我在门厅里犹豫不决地不肯离去,等待着临别时的舌战爆发,他应该顺着刚才的思路,斥责我说:“可你不是王妃卡米拉。”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那么说。而是说,“我和莫伊拉要去参加在格定汉姆举行的展厅开幕典礼,如果你也去的话,我们可以在那里见到你。”甚至克里夫,我闷闷不乐地想,也对我那么好。至少他放弃了我想象出来的对我有益的奚落。在亚历克斯决定它们栽在哪里更美观一点之前,我已经移植了三棵玫瑰,然后我们又把它们再移回来——那样并不能使玫瑰看起来更好看一些,也丝毫不顾及我的辛勤付出。还有一件刚才提及的事情,就是莫伊拉,在貌似我的出谋划策之下,选定一批彩色的花样布匹,装饰在客厅的墙壁上,除了不同的颜色造就的怪异

^① 查尔斯(Charles)英国王储,现年56岁,于2005年4月8日在温莎城堡内的圣乔治礼拜堂与其多年伴侣卡米拉·帕克·鲍尔斯(Camilla)结婚。译者注——下同。

感觉之外,和原先的几乎没什么两样。

不管怎么说,我的感觉好多了。我小心翼翼地停好我的汽车,没有刮到人行道的镶边,也没有撞到停泊线。而那些自从和罗布分手以来几乎成了我的嗜好。我还养成了用手指愤然撞上文件柜和用数米之内的锐利物件割伤自己的习惯。这样想着我便到了莫斯沃斯 & 科克斯古董店拍卖现场。正像我所预料的那样,现场并非一片热闹兴旺。其中一间房里摆了一张展览桌,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那里展出的都是成双成对的展品:银质烛台、斯塔福德郡^①陶瓷狗仔、台灯、盐巴和辣椒瓶^②、金质男子衬衫袖的链扣、石榴红的珍珠耳环,每一样都是两件。这让我想起家里的浴室,里面并排放着一模一样的两瓶洗发香波、两个冷热水调节开关、两袋细小可爱的牙缝拉线、两盒鞋蜡、两管牙膏保证牙齿洁白和口腔清洁,但现在只有其中的一半留在浴室里,另一半我前几天刚打包丢出去,由罗布摆在他自己的浴室里。

眼巴巴地看着这些成双成对的物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有人真的追问我为什么要和罗布分手——我的那些朋友总在刻意地回避这个问题,我知道是因为他们真心疼爱于我——我还真的不敢确定能说些什么。表面上看来,我和罗布·卢萨卡相敬如宾。我们之间几乎从来没发生过争吵,我爱他的女儿,我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爱好。如果硬要我解释分手的原因,我恐怕只能说,是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观造成的。所以最终我只好淡淡地对他说,对我们的恋爱关系我无法找到感觉。他受到的伤害和脸上困惑、沮丧的表情,至今还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

展厅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我的兴趣。事实上,在这样的

① 英国英格兰的一个郡。

② 用于盛放盐巴和辣椒面的带盖小瓶,盖子上面有小孔,可直接喷撒。

时刻,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进入我的心里。往返于邓巴萨^①和洛杉矶的货船神秘失踪,甚至我们古董店被选作正在筹划的一次大型展览活动仅有的两家展出厂商之一,也没有办法让我振作起来。最近几天我一直在考虑把我的股份卖给克里夫,然而移居法国南部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其实,我也对克里夫提及过这种想法。他要我好好考虑考虑。

这是暮夏时节,酷暑临近尾声的一天,天空潮湿而沉闷,空气厚重得可以雕琢,我迈出展厅时,飘起了毛毛细雨。一个流浪者蹲在路旁,雨水顺着他嵬嵬不堪的棒球帽沿流下来,一只同样邈邈的狗卧在他旁边。那是一幅多么无法言表的凄凉和落寞啊!现在刚刚五点钟,这意味着我又要独自一人呆在空荡荡的家里,沮丧地熬过一个无眠之夜。我已经接受了克里夫提到的展厅开幕典礼的邀请,却根本无法打起精神来去做。我想做点什么,做点有趣的事情,同那些对我和罗布一无所知的人在一起,他们不会追着我问你感觉怎么样,也不会邀请我参加那些完全没必要的活动,害我忙得半死。我只是不知道那些应该是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呢,就是它了。

“劳拉?是你吗?劳拉·麦金托什?”我满脸迷茫地转向一位似曾相识的女士。“我是戴安娜·麦克林塔,”她解释说,“还记得我吗?在Vic,还有那个位于杜华科特路的地方?”

“Vic”是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的缩写。我们都住在杜华科特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戴安娜!”我惊喜地狂跳起来,“我当然记得你!你还好吗?”

“我一下就认出来肯定是你!”她热情洋溢地说,“你还是那个漂

^① 邓巴萨,巴厘岛的首都。

亮的红发女郎，看起来还是你十九岁的样子。”她兴奋地欢呼起来。这当然不是真话，但绝对是善意的谎言。“你来这里多久了？二十年？”

“最少也有二十年了。你看起来也没有变啊。”她确实变了很多，至少比我的变化显著。原来的满头黑发，现在已变得花白，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或许还有生活的困苦，这从她苦笑时脸上的皱纹就可以看出来。

“你见过咱们的那些大学死党吗？”她满怀希望地问我。

“好多年不曾谋面了。”我感慨地说，“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就这样我们便失去了联系。”

“你结婚了吗？”戴安娜喋喋不休地问起来，“有孩子吗？”

“我结过一次婚，但没有孩子。”我老实回答。

“我也没有孩子，这种感觉太奇妙了。”戴安娜还沉浸在相逢的喜悦当中。“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么多年后我会在大街上碰到你！你现在有时间喝一杯吗？”她发出邀请，“我正要去见咱们的四个同学，也许是六位。你还记得卡比尔吗？卡比尔·哈里斯，现在变成卡比尔·罗曼伍德了。还有格蕾丝，格蕾丝·杨格，你肯定不会忘记她。还有安娜·贝尔蒙，她也借这个机会来了。”

“我当然都记得。”我也很兴奋。

“那你呢？我是说你和我进去一起喝一杯吗？”她鼓动我说，“这是大学同学的小小联谊会，肯定会有不少趣事的。”

我犹豫起来。

“看我在想什么？”戴安娜为自己解围似的说道。“时间来不及了，我想你今晚一定早有安排了吧！”

通常情形下，我宁愿独自一人喝闷酒，也不想参加任何形式的聚会活动。但今晚我能为自己想到的事情，就是回到家里，看着浴室里

的那些日常用品,象挪亚方舟^①里的动物一样双栖双飞、成双成对,而我却孑然一身。“我很乐意一起前往。”最后我终于下定决心。

“太棒了!”戴安娜高兴地说,“我们订在凯瑞花园酒店顶层的酒吧间,为的是那里的服务速度比较快。我们中的有些人呆会儿还有其它的事情。真不敢相信我就这样遇到了你。简直太奇妙了。你想去坐地铁,还是叫辆出租车?”

“我有车,”我说,“我载你去。”

“太好了!”戴安娜再次惊呼起来,“真是奇妙不断,她们一定感到非常意外!”

酒店离我们的古董店只有一个路口,所以我把车子停在后面的停车区内我惯常的车位上。这个时候古董店早已关门。

“噢,上帝呀!”戴安娜用手捂住嘴,难以置信地惊呼起来。“这是你开的?我是说古董店?你是店主?几年来我一星期至少一次从这个地方经过,但我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你。我甚至还进去过,却从来没有想过“麦金托什 & 斯恩”古董店里的那个麦金托什就是你。”

“没有理由你就应该想到是我啊!”我笑笑说。

“我们一直坚信你肯定会功成名就的。”戴安娜真心地说。

“我知道不能把这宗小小的生意当成真正的成功,”我辩解地说。说实话,哪怕只赚到最少的利润,我和克里夫也一样幸福地眉开眼笑。

“你的店面可是在约克维尔区呀,”戴安娜羡慕地说,“不要太谦虚了吧。这可是市里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啊!”

“你看到的是繁华,我看到的可是昂贵的租金。”我无奈地说道。

“咱们俩呀,这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她调皮地笑着说,

^① 挪亚方舟(Noah's ark),《圣经》中挪亚为逃避洪水而造的方舟,舟中载有成对的各类动物。

“我在一家报社做记薄员。刚才我去一家博物馆做兼职。”

“听起来很有意思呀!”我评价道。

“你觉得有意思,我可是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哪一天被高新软件普及运动淘汰掉。”

“哦,”我只好说。

“我们到了。”我们在酒店的十八层迈出电梯,左转走进酒吧间时,她徒然地加了一句。

“这边!戴安娜,”酒吧间尽头传来一个女人招呼的声音。

“你们好,姑娘们!看我在街上遇到谁了,”戴安娜冲她们高声地说。“是你们一直念叨的劳拉。”

“噢,上帝啊!”一个体格硕壮而不苟言笑的中年女人尖声地喊道。“我简直难以置信。”

“你好,卡比尔,”我接口说道。我也不敢相信,“嗨,格蕾丝,你好吗?”我冲着—个苗条的黑发女人说,她还是一股子大学时候的劲头。“还有……”我一时记不起她的名字,“安娜,”我叫道。尽管戴安娜已经给我提及过她,但我还是很难辨认出站在眼前的这个羞涩而谦恭、不知年纪几何的女人,就是我大学里那个勤奋肯干的安娜。

“我们也给你一个惊喜。”格蕾丝指着一把空着的椅子和一只沾有口红的酒杯神秘地对我说。“她刚刚去了洗手间。”

“是谁呀?”戴安娜急切地问。

“猜猜看。”卡比尔神秘地说,“你们永远也猜不到。”

“你好,戴安娜。”我们身后传来说话的声音,“你也来了,劳拉!我不知道你要来。多么玄妙的惊喜啊!”

“嗨!维斯塔。”我反应过来,马上叫出她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自己要来。”

“你们现在应该叫她摩根^①才对。”卡比尔打趣地说,“这是她的艺名。难道不是正好与她般配吗?”确实相当般配。摩根身材高挑,苗条的身材裹在一袭猩红色的华丽丝绸套装里,打扮得分外时尚美丽,再配上涂了指甲油的纤纤十指和一双红色的丝绢鞋子,更显得妖艳夺目。我便立即觉出自己的相形见绌来,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龌龊的中年妇女。

“谁也不会用一个像维斯塔·斯塔布斯这样的名字在模特界里混的。”摩根解释说。

又加了一把椅子,大家挤在一起,围坐成一个圆圈,又要了一瓶酒。“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戴安娜感慨地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杜华科特的女主人竟然再次聚集在这里。”

“那里难道不是最恐怖的地方吗?”摩根心有余悸地说,“如果你蹑手蹑脚地突然打开厨房的灯,你会欣赏到里面的臭虫惊慌地择路而逃的场景。还有下面的餐厅飘过来的令人呕吐的气味。那里整个地方就该被谴责为灾难的大本营。然而,我们在那里的确收获了无尽的欢乐,不是吗?”

在那里我们确实收获了无尽的快乐:多伦多六所大学的学生,挤在拥挤不堪的杜华科特路上的单身公寓里,下面就是一家中国餐馆。要上楼到公寓里,就得穿过后被店主乐观地称之为庭院的空地。我们称呼自己为杜华科特的女主人,有那么一年或两年的时间,我们是分不开的亲密好友。

但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现在,一开始气氛就有点沉闷,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除了几句“这么多年过去了”,或者“你一点

^① 摩根(Morgan)与模特(model)语音相似。因为维斯塔是个模特,所以卡比尔如此打趣。

也没变”之外再也没有可说的了。但等第二轮酒喝下去之后,大家立刻热火朝天地攀谈起来。

“停一下。”戴安娜打断大家,“我们应该扼要地总结一下,自从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毕业以来的个人经历。也就二十个单词以内吧。先从我开始啊。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教过一段时间的书,但没有获得教师职称。现担任记簿员,没有结过婚。我想我超过二十个单词了。”

“你说的是长了一点。我要把我的经历浓缩成精华。”卡比尔开口说,“仓猝受孕,闪电式结婚,没拿到学位,育有四个孩子,体重增加四十磅,协议离婚。多少字?”

“十六个单词^①。”戴安娜回答说,“这是把闪电式^②算成两个词,或者把仓猝受孕^③算成一个词,我可是从来都没有像你印象中的那样,如此热切地关注过拼写啊,劳拉?”

轮到我说了。“旅行,进货,开古董店,结婚,离婚,因离婚失去古董店,再开一家,和前夫一起做生意,说不出原因,没有孩子,现在单身一人。”

“你和我总是喜欢饶舌,”戴安娜嗔怪地说,“说了那么多的单词,下一次你就得买单了。该你了吧,摩根?”

“旅行,做模特,变老,”摩根接口说道,“戴上结婚戒指,婚姻幸福,拥有大房子,丈夫体贴,没有孩子,拼命保持苗条的体型,喜欢做生物除皱。我想刚好二十个单词。”

“生物除皱是怎么回事?”卡比尔不解地问道。

“把一种药物注射到你的前额内,除去皱纹。”摩根解释说。

① 这里的单词数以英文为准。

② 英语,shotgun,闪电式,一个单词。

③ 英语,knocked up,仓猝受孕,两个单词。

“你在开玩笑吧!”卡比尔笑着说。

“恐怕没有。”摩根说。

“药物?”卡比尔思量着。

“类似于我无法完全理解的肉类中毒^①。”

“呀!”卡比尔惊讶地叫出声来。

“我告诉大家,我之所以要做这个是因为它有助于治疗我的周期性偏头疼。”摩根解释说,“它也许对偏头疼有点作用,但如果你足够了解我的话,恐怕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个谎言。我做那个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点。事实上,我的眼睛也接受过生物除皱,做过两次。”

“我所能说的就是你真的很漂亮,即使有皱纹也挡不住你的美丽。”卡比尔真诚地说,“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骨瘦如柴。但我也建议你以我为榜样。我是说我都胖了四十磅了,但现在已经接近五十磅。好吧,就让我迎接要来的六十磅吧。”

“我真羡慕你。我刚刚胖了三磅,我那英俊潇洒的丈夫就警告我太胖了。”摩根无奈地说。

“你羡慕我?”卡比尔苦笑地说,“不会吧。既然你丈夫如此地吹毛求疵,那你为什么不和他分道扬镳呢?”

“既然我没有可以炫耀的独门秘笈,而模特生涯又是年轻人的游戏,我便不得不傍着他。我有没有说过,因为穿过高的高跟鞋太久,养成了习惯,以至于光着脚的时候也不得不用脚尖走路?”

“为了取得我们的同情,你这表演也悲惨了一点,维斯塔,应该叫你摩根,”卡比尔抗议地说,“那没用的,我们不会上当。”

“你的简介也大大超过二十个单词,摩根。”戴安娜说道,“还有那么多题外的言辞,这些我们都从安娜和格蕾丝那里听说了。安娜,接

① 医学术语,肉类中毒,即在厌氧条件下引起食物腐败的细菌。